

高中中國語文科優化措施——
課程及評估的規劃與實施（新辦）（八）

以篇帶書的閱讀教學

墨子思想中的義道

香港城市大學 中文及歷史學系

郭鵬飛

2023年4月20日

一、墨子的形象

- 《淮南子·脩務訓》：

孔子無黔突，墨子無煖席。

- 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：

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，死不還踵，化之所致也。

- 《莊子·天下》：

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，將求之不得也，雖枯槁不捨也。才士也夫！

二、墨子學說的評價

- 《韓非子·顯學》：

世之**顯學**，儒、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

- 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：

楊子取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為也。**墨子兼愛**，摩頂放踵利天下，為之。子莫執中。執中為近之。執中無權，猶執一也。所惡執一者，為其賊道也，舉一而廢百也。

- 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

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，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不歸楊，則歸墨。楊氏為我，是無君也；**墨氏兼愛**，是無父也。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

二、墨子學說的評價

- 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：

不知一天下、建國家之權稱，**上功用，大儉約，而僂差等**，曾不足以容辨異、縣君臣；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眾，是墨翟、宋鉞也。

- 《莊子·天下》：

今墨子獨生不歌，死不服，桐棺三寸而无槨，以為法式。以此教人，恐不愛人；以此自行，固不愛己。末敗墨子道，雖然，歌而非歌，哭而非哭，樂而非樂，是果類乎？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，其道大覈；使人憂，使人悲，其行難為也，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，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。墨子雖獨能任，奈天下何！離於天下，其去王也遠矣。

二、墨子學說的評價

- 《史記太史公自序》：

墨者亦尚堯舜道，言其德行曰：「堂高三尺，土陞三等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刮。食土簋，啜土刑，糲梁之食，藜藿之羹。夏日葛衣，冬日鹿裘。」其送死，桐棺三寸，舉音不盡其哀。教喪禮，必以此為萬民之率。使天下法若此，**則尊卑無別也**。夫世異時移，事業不必同，故曰「**儉而難遵**」。要曰彊本節用，則人給家足之道也。此墨子之所長，雖百家弗能廢也。

- 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

墨家者流，蓋出於清廟之守。茅屋采椽，是以貴儉；養三老五更，**是以兼愛**；選士大射，是以上賢；宗祀嚴父，是以右鬼；順四時而行，是以非命；以孝視天下，是以上同；此其所長也。及蔽者為之，見儉之利，因以非禮，**推兼愛之意**，而不知別親疏。

三、墨子對儒者的批評

• 《公孟》：

子墨子謂程子曰：「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，**四政**焉。

- 一、儒以天為不明，以鬼為不神，天鬼不說，此足以喪天下。
- 二、厚葬久喪，重為棺槨，多為衣衾，送死若徒，三年哭泣，扶後起，杖後行，耳無聞，目無見，此足以喪天下。
- 三、弦歌鼓舞，習為聲樂，此足以喪天下。
- 四、以命為有，貧富壽夭、治亂安危有極矣，不可損益也。為上者行之，必不聽治矣；為下者行之，必不從事矣，此足以喪天下。

四、《墨子》十論

- 兼愛、非攻——社會思想
- 天志、明鬼、非命——宗教思想
- 尚賢、尚同——政治思想
- 節用、節葬、非樂——經濟思想

五、兼愛說

- 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
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。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
- 《尸子》卷上：
墨子貴兼。
- 《淮南子·汜論訓》：
兼愛上賢，右鬼非命，墨子之所立也。
- 梁啟超《墨子學案》：
墨學所標綱領，雖有十條，其實只從一個根本觀念出來，就是兼愛。
- 梁啟超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：
墨家唯一之主義曰「兼愛」。
- 徐復觀《中國人性論史：先秦篇》：
墨子的思想，是以兼愛為中心而展開的。
- 蔡尚思《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論》：
墨子以「兼愛」、「非命」為中心的思想體系。

六、墨子書中「義」的定義

- 《貴義》：

子墨子自魯之齊，即過故人，謂子墨子曰：「今天下莫為義，子獨自苦而為義，子不若已。」子墨子曰：「今有人於此，有子十人，一人耕而九人處，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。何故？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。今天下莫為義，則子如勸我者也，何故止我？」

- 《天志下》：

（子墨子）曰：「天之所欲者何也？所惡者何也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曰：義者，正也。何以知義之為正也？天下有義則治，無義則亂，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。」

- 《經上》：

義、利也。

六、墨子書中「義」的定義

- 《貴義》：

子墨子曰：「萬事莫貴於義。今謂人曰：『予子冠履，而斷子之手足，子為之乎？』」必不為，何故？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。又曰：『予子天下，而殺子之身，子為之乎？』」必不為。何故？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。爭一言以相殺，是貴義於其身也。故曰：萬事莫貴於義也。」

- 《耕柱》：

治徒娛、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：「為義孰為大務？」子墨子曰：「譬若築墻然，能築者築，能實壤者實壤，能欣者欣，然後墻成也。為義猶是也，能談辯者談辯，能說書者說書，能從事者從事，然後義事成也。」

七、「義」與墨子社會思想的關係

- 《兼愛上》：

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，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。當察亂何自起？起不相愛。臣子之不孝君父，所謂亂也。子自愛不愛父，故虧父而自利；弟自愛不愛兄，故虧兄而自利；臣自愛不愛君，故虧君而自利。此所謂亂也。雖父之不慈子，兄之不慈弟，君之不慈臣，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。父自愛也，不愛子，故虧子而自利；兄自愛也，不愛弟，故虧弟而自利；君自愛也，不愛臣，故虧臣而自利。是何也？皆起不相愛。

七、「義」與墨子社會思想的關係

- 《兼愛上》：

雖至大夫之相亂家、諸侯之相攻國者，亦然。大夫各愛其家，不愛異家，故亂異家以利其家；諸侯各愛其國，不愛異國，故攻異國以利其國，天下之亂物，具此而已矣。察此何自起？皆起不相愛。

- 《兼愛上》：

若使天下兼相愛，愛人若愛其身，猶有不孝者乎？視父兄與君若其身，惡施不孝？猶有不慈者乎？視子弟與臣若其身，惡施不慈？故不孝不慈亡有。猶有盜賊乎？故視人之室若其室，誰竊？視人身若其身，誰賊？故盜賊有亡。猶有大夫之相亂家、諸侯之相攻國者乎？視人家若其家，誰亂？視人國若其國，誰攻？故大夫之相亂家、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。若使天下兼相愛，國與國不相攻，家與家不相亂，盜賊無有，君臣父子皆能孝慈，若此則天下治。

七、「義」與墨子社會思想的關係

- 《兼愛中》：

子墨子言曰：「是故諸侯不相愛，則必野戰。家主不相愛，則必相篡。人與人不相愛，則必相賊。君臣不相愛，則不惠忠。父子不相愛，則不慈孝。兄弟不相愛，則不和調。天下之人皆不相愛，強必執弱，眾必劫寡，富必侮貧，貴必敖賤，詐必欺愚。凡天下禍篡怨恨，其所以起者，以不相愛生也。是以仁者非之。既以非之，何以易之？」子墨子言曰：「以兼相愛、交相利之法易之。」

- 《兼愛中》：

夫愛人者，人必從而愛之；利人者，人必從而利之。惡人者，人必從而惡之；害人者，人必從而害之。

七、「義」與墨子社會思想的關係

- 《兼愛中》：

以求興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。

- 《兼愛下》：

兼以易別。

- 《非攻中》：

國家發政，奪民之用，廢民之利，若此甚眾，然而何為為之？曰：我貪伐勝之名，及得之利，故為之。子墨子言曰：「計其所自勝，無所可用也。計其所得，反不如所喪者之多。」

- 《非攻下》：

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，必順慮其義，而後為之行，是以動則不疑，速通成，得其所欲，而順天鬼百姓之利，則知者之道也。

八、「義」與墨子宗教思想的關係

- 《天志上》：

且語言有之曰：「晏日焉而得罪，將惡避逃之？曰無所避逃之。」夫天不可為林谷幽閒無人，明必見之。

- 《天志中》：

天子為善，天能賞之。天子為暴，天能罰之。

- 《明鬼下》：

是故子墨子曰：「當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，蓋本施之國家，施之萬民，實所以治國家、利萬民之道也。」

- 《天志上》：

當天意而不可不順。順天意者，兼相愛、交相利，必得賞。反天意者，別相惡、交相賊，必得罰。

八、「義」與墨子宗教思想的關係

- 《天志下》：

天之志者，義之經也。

- 《天志上》：

順天意者，義政也。反天意者，力政也。

- 《天志上》：

子墨子言曰：「處大國不攻小國，處大家不篡小家，強者不劫弱，貴者不傲賤，多詐者不欺愚。此必上利於天，中利於鬼，下利於人。三利無所不利，故舉天下美名加之，謂之『聖王』。力政者則與此異，言非此，行反此，猶倖馳也。處大國攻小國，處大家篡小家，強者劫弱，貴者傲賤，多詐者欺愚。此上不利於天，中不利於鬼，下不利於人。三不利無所利，故舉天下惡名加之，謂之『暴王』」。

八、「義」與墨子宗教思想的關係

- 《天志中》：

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，然則天之將何欲何憎？子墨子曰：「天之意，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，大家之亂小家也，強之劫弱，眾之暴寡，詐之謀愚，貴之傲賤，此天之所不欲也。不止此而已，欲人之有力相營，有道相教，有財相分也。又欲上之強聽治也，下之強從事也。上強聽治，則國家治矣。下強從事，則財用足矣。若國家治，財用足，則上有以潔為酒醴粢盛，以祭祀天鬼；外有以為環璧珠玉，以聘撓四鄰，諸侯之冤不興矣，邊境兵甲不作矣；內有以食飢息勞，持養其萬民，則君臣上下惠忠，父子弟兄慈孝。」

八、「義」與墨子宗教思想的關係

• 《天志中》：

子墨子言曰：「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為仁義者，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。」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，然則義何從出？子墨子曰：「義不從愚且賤者出，必自貴且知者出。」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，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？曰：「**義者，善政也。**」何以知義之為善政也？曰：「天下有義則治，無義則亂，是以知義之為善政也。夫愚且賤者，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；貴且知者，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。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，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。」然則孰為貴？孰為知？曰：「天為貴，天為知而已矣。**然則義果自天出矣。**」

八、「義」與墨子宗教思想的關係

- 《明鬼下》：

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，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當若鬼神之有也，將不可不尊明也，聖王之道也。

- 《非命下》：

彼以為強必治，不強必亂，強必寧，不強必危，故不敢怠倦。

- 《非命下》：

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，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，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，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，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。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。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，卿大夫怠乎治官府，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。農夫怠乎耕稼樹藝，婦人怠乎紡績織紝，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。若以為政乎天下，上以事天鬼，天鬼不使；下以持養百姓，百姓不利，必離散不可得用也。

八、「義」與墨子宗教思想的關係

- 《非命下》：

今天下之士君子，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當若執有命者之言，不可不強非也。曰命者，暴王所作，窮人所術，非仁者之言也。今之為仁義者，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。

- 徐復觀《中國人性論史：先秦篇》：

主要是來自他偉大的正義感，與為正義而犧牲的精神，並不是來自他的理論構造。

九、「義」與墨子政治思想的關係

- 《尚同上》：

一同天下之義。

- 《尚賢下》：

王公大人，骨肉之親，無故富貴，面目美好者，則舉之。

《尚賢下》：

饑而不得食，寒而不得衣，亂而不得治者。

- 《尚賢上》：

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也，言曰：「不義不富，不義不貴，不義不親，不義不近。」

- 《尚賢上》：

故古者聖王之為政，列德而尚賢，雖在農與工肆之人，有能則舉之，高予之爵，重予之祿，任之以事，斷予之令。

- 《尚賢上》：

故官無常貴，而民無終賤，有能則舉之，無能則下之。舉公義，辟私怨。

九、「義」與墨子政治思想的關係

- 《尚賢中》：

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為政，而取法於天。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、遠邇親疎，賢者舉而尚之，不肖者抑而廢之。

- 《尚賢中》：

然則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，誰也？曰：「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。」所以得其賞何也？曰：「其為政乎天下也，兼而愛之，從而利之，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，愛利萬民。是故天鬼賞之，立為天子，以為民父母，萬民從而譽之曰『聖王』，至今不已。則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。」

九、「義」與墨子政治思想的關係

- 《尚賢中》：

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罰者，誰也？曰：「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。」何以知其然也？曰：「其為政乎天下也，兼而憎之，從而賊之，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，賊殺萬民。是故天鬼罰之，使身死而為刑戮，子孫離散，室家喪滅，絕無後嗣，萬民從而非之曰『暴王』，至今不已。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得其罰者也。」

- 《尚同下》：

是一人一義，十人十義，百人百義，千人千義，逮至人之眾不可勝計也，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。

九、「義」與墨子政治思想的關係

- 《尚同上》：

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，言曰：「聞善而不善，皆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；所非，必皆非之。上有過則規諫之，下有善則傍薦之。上同而不下比者，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。意若聞善而不善，不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弗能是，上之所非弗能非。上有過弗規諫，下有善弗傍薦。下比不能上同者，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。」上以此為賞罰，其明察以審信。

- 《尚同上》：

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，是以鄉治也……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，是以國治也……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，是以天下治也。

- 《尚同下》：

天下既已治，天子又總天下之義，以尚同於天。

十、「義」與墨子經濟思想的關係

- 《節用上》：

去無用之費，聖王之道，天下之大利也。

- 《節用中》：

凡足以奉給民用，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。

- 《辭過》：

必厚作歛於百姓，暴奪民衣食之財。

- 《節用中》：

然則為宮室之法將奈何哉？子墨子言曰：「其旁可以圍風寒，上可以圍雪霜雨露，其中蠲潔，可以祭祀，宮牆足以為男女之別，則止，諸加費不加民利者，聖王弗為。」

十、「義」與墨子經濟思想的關係

- 《節葬下》：

又相率強不食而為饑，薄衣而為寒，使面目陷隕(陬)，顏色鰲黑，耳目不聰明，手足不勁強，不可用也。又曰上士之操喪也，必扶而能起，杖而能行，以此共三年。

- 《節葬下》：

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，國家必貧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亂。

- 《節葬下》：

我意若使法其言，用其謀，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、眾寡、定危、治亂乎？此非仁也，義也，孝子之事也，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。

十、「義」與墨子經濟思想的關係

- 《非樂上》：

子墨子言曰：「仁人之事者，必務求興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。將以為法乎天下，利人乎即為，不利人乎即止。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，非為其目之所美，耳之所樂，口之所甘，身體之所安，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，仁者弗為也。」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，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，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，非以牒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，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。雖身知其安也，口知其甘也，目知其美也，耳知其樂也，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，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，是故子墨子曰：「為樂非也。」

- 《非樂上》：

民有三患：饑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，勞者不得息，三者民之巨患也。然即當為之撞巨鍾，擊鳴鼓，彈琴瑟，吹竽笙，而揚干戚，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？即我以為未必然也。

十、「義」與墨子經濟思想的關係

- 《非樂上》：

是故子墨子曰：「今天下士君子，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當在樂之為物，將不可不禁而止也。」

- 劉向《說苑·反質》：

墨子曰：「誠然，則惡在事夫奢也，長無用，好末淫，非聖人之所急也。故食必常飽，然後求美；衣必常暖，然後求麗；居必常安，然後求樂。為可長，行可久，先質而後文，此聖人之務。」

十一、總結

- 興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 → 義